历史与文化

DOI: 10.3969/j. issn. 1001-7003. 2018. 05. 015

《苏州织造局志》载清代补服信息考

王 渊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时尚设计学院 上海 201100)

摘要:《苏州织造局志》是记载清代江南三织造之一的苏州织造局织造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事宜的重要文献,书中记载的沿革及史实至康熙二十五年止。文献中涉及清代补服的资料主要集中在"段匹"部分,此外还直接或是间接地提供了当时制作补服的工料、工时等相关信息。织造局所织造的补子尺寸以官制尺度量,与民间用尺有所差异;补服面料按照"身"为度按"匹"织造;无论是"上用"还是"官用"补服,织造时所耗费的工时、材料价格均不菲。织造局资料中有关清代补服纹样等级标识的尺寸、服装的裁剪结构、补服制作工时等信息的记载,对研究清代补服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苏州织造局志; 清代; 补服; 尺寸; 裁剪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K875.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8)05-0091-05 引用页码: 051302

Research on official robe of Qing dynasty in "The Chorography of Suzhou Weaving Bureau" WANG Yuan

(College of Fashion Design, Shanghai Institute of Visual Art, Shanghai 201100, China)

Abstract "The Chorography of Suzhou Weaving Bureau"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which recorded the matters about weaving and fabricating royal and official textile and costumes at Suzhou Weaving Bureau, and is also one of 3 weaving bureaus in Jiangnan in Qing dynasty.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until the 25th year of KangXi Emperor was recorded. Data about official robe in the literature can mostly be found in the part of "Duanpi", and the materials and working hours to make official robe can also be foun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geometric size of Buzi made by the Weaving Bureau was measured in official units, so the differences with civilian units could be found. The materials for official robe were measured for individual user's size and weaved in the unit of Pi. The official robe for emperor's use and official use are both very time-costing and expensive in the aspects of material and working hours. In the literatures of Weaving Bureau, the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geometric sizes for the patterns of official robe at different official ranks in Qing dynasty and tailoring structures of dress and working time to make the official robe is very meaningful for researching official robe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Chorography of Suzhou Weaving Bureau; Qing dynasty; official robe; size; tailoring

江宁(今南京)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并称"江南三织造",明代在南京、苏州和杭州旧有织造局,久经停废,清顺治二年恢复江宁织造局;顺治四年重建杭州织造局和苏州织造局。织造局重要工作之一即织造皇帝及官员使用的赏赐、祭祀、礼仪等所需丝绸制品并督织解送。

收稿日期: 2017-07-23; 修回日期: 2018-03-22

作者简介: 王渊(1975一) 女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服

装史论研究。

苏州织造局位于苏州府衙之前,平桥之南,清初"所存仅颓房几间"[1],经重建,成为官府的织造机构。在明清时期,江南财赋甲于天下,苏州既是产丝区,又是消费中心,各种手工艺制作精良。"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苏州地区对织造服饰做工非常讲究,"大都东南之利,其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2]。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织造的兴盛就在情理之中了。较江宁、杭州织造局,苏州织造局更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康熙及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曾居住于苏州织造局署。《苏州织造局志》是清康熙年

间吴县人孙珮所编,记载了清初苏州织造局恢复生产的情况,是研究清代江南官营织造的重要资料之一。苏州织造局志十二卷,包含"沿革""职员""官署""机张""工料""口粮""段匹"各卷,孙珮曾参加地方志编撰工作,此作等于苏州府志之裁篇别出^[3]。书中记载沿革及史实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止。

《苏州织造局志》中有一部分较为零散的资料,描述了当时官造补服的情况,虽不能体现补服织造的全貌,但作为研究清代补服的补充性资料,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

1 《苏州织造局志》涉及的补服资料

补服 从广义的概念上理解 ,即指明清时期带有补子的服装。清代上至帝王宗亲 ,下至文武官员 ,均有符合其身份等地的补服。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按照礼部所确定的样式 ,交予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帝王及皇室宗亲使用的补服及补子 ,也来源于三大织造 ,从尺寸、纹样乃至制作均严格按照规定 ,而清代各级官员所着补服 ,则按例自制。

《苏州织造局志》所涉及的补服信息集中在"段匹"部分,分为"上用"(皇帝用)及"官用"(官员用)两大类。上用的如"八团龙补袍一匹""四团龙补袍一匹""两色圆金四团补袍一匹";官用的如"三色圆金补褂一件""圆金铺地补褂一件""彩装各样品级补子一匹"等。此外,《苏州织造局志》还直接或是间接地提供了当时制作补服的工料、工时等相关数据。如,一匹上用的"十身""两色圆金四团补袍" 濡耗工时"十八日";而一匹官用的"十身""两色圆金八团补(素地)" 需费工时"二十六日"[4]……

由此可见 织造局文献记载的内容 涵盖了制作完成的补服 补服匹料及相关的制作工艺信息等。

2 《苏州织造局志》传递的清代补服工 艺细节

2.1 品级纹样的尺寸

"自崇德初元,已厘定上下冠服诸制"补服是清 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分^[5]。崇德初年是补服的起源时 期,等威关系成为服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顺治九 年,定诸王及以下文武官民服饰,补服制度确立。此后,补服制度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雍正帝、乾隆帝统治期间,均多次下旨对官员补服制度进行细化与调整,使等威关系更为明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是补服制度的成熟期,各项条例均已完善,除晚清增加了皇子、皇曾孙、皇元孙的补服规定外,后期没有其他变动^[6]。补服在服装的胸前及背后使用补子,补子有方、圆两种。清代律例,品官使用方补,文官饰以禽、武官饰以鲁:文职一至九品,分别用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鸂鶒、练鹊、黄鹂纹样;武职一二品官用狮子,三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六七品杂役用海马犀牛,风宪衙门用白豸,公侯驸马伯用麒麟纹样^[5]。

《苏州织造局志》记载 康熙年间织造有一匹"彩装各样品级补子","计十身,每身四尺二寸,共长四丈二尺。每匹长四个半块,每半块花长一尺二寸,阔六寸,合对阔一尺二寸"[4]。

这些文字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这匹缎料以补服的身长为单位织造,一匹缎料可制成十件补服,每件补服约长四尺二寸; 二是这匹缎料上两个半块的补子对合为一尺二寸的方形补,为品官所用。从清代的补服传世实物来看,上至宗室下至百官,补服均为褂的样式,服装前襟打开,因此衣服前片的补子被一分为二,而衣服后片的补子则是完整的。上述文字记载与传世补服情况吻合,半片的补子是用于补服前襟的。

文字描述提到了衣长及补子长宽两个数据: 补 服每身四尺二寸、补子长一尺二寸阔六寸。织造局 属于官营机构,清代的官用尺与民用裁衣尺有异。 "尺制。工部制营造尺式。颁直省布政使司,通行所 属。"清代文人吴容光参照"会典所载营造尺"绘制了 官用尺,又以之为参照画出民用尺,并对两种尺制进 行了比较(图1): 营造尺的一尺是裁衣尺的九寸,营 造尺的一尺一寸一分一厘一毫合裁衣尺一尺。民用 裁衣尺自可通行 不在禁例。但如果是制造官物 则 仍需以部尺为准[7]。清代的营造尺一尺合今天的 32 cm。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把"康熙御制"铭残牙 尺,每寸长3.2 cm。依照此标准推算,《苏州织造局 志》记载的康熙年间彩装品级补匹料,每身衣料约长 134.4 cm; 每半块补子纵向尺寸约为38.4 cm、横向尺 寸为 19.2 cm; 若在衣襟部位对合,则纵横向尺寸均 为 38.4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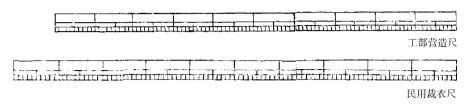


图 1 《吾学录初编》载工部营造尺与民用裁衣尺的差别

Fig. 1 Difference between cloth-cutting rules of the ministry of works and nongovernmental rules recorded in "Primary Edition of My Study"

笔者曾对明清近三百例不同时间段的补子尺寸数据进行过统计,清初至清末,补子的尺寸呈现出一个由大变小的趋势,清初不少补子的尺寸在 40 cm 上下; 而至清中后期,补子纵横向的尺寸则大多在30 cm 以下^[6]。《苏州织造局志》中记载的这匹康熙年间彩装补子,尺寸是比较大的。图 2 为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清末武官二品石青色缎地刺绣狮子方补一对,前片的补子为两个半块对合,单片长 27 cm、宽 14 cm;后片补长宽均为 27 cm。从存世的补子实物情况来看,因清代的补子多为事先织绣好,后再缝缀上服装的,在裁剪、缝缀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介入,清代的方补很难达到纵横向尺寸的绝对相等。多为近方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这对狮子方补亦符合此特征。



图 2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清末武官补

Fig. 2 Official robe for military officers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collected in China Silk Museum

2.2 补服的裁剪结构

清代上至皇亲宗室、下至百官,补服的差别主要在于纹样,而非款式。清律,皇族宗亲使用圆补。图 3 为《皇朝礼器图式》载亲王及世子补服,石青色,衣身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8]。由图 3 可见,补服为通袖,衣身与袖连裁,呈 T 字形结构。其他各色人等,补服款式均同。

苏州织造局承办了不少补服匹料,如"八团龙补袍一匹,计十身,五身织团,五身织平花……四团龙补袍一匹,计十身,工二十日,双格梭,两润色"[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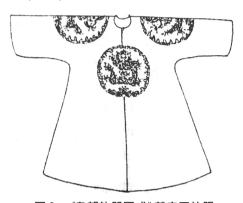


图 3 《皇朝礼器图式》载亲王补服 Fig3 The official robe of prince recorded in "Dynasty Ritual Schema"

类似记载屡见于织造局文献。补服的裁剪结构决定了以"身"为度织造补服料的手法。数千年来,中国服装多采用T形裁剪法,即将两倍于衣长的面料对折后,在面料中部位置挖出领口,再按照T形剪出袖子的外廓。T形裁剪法如图4所示,虚线为面料对折线,圆形为领口修剪位置,余下灰色部位则为袖形的修剪线。按照这种裁剪方法所制的服装,整体宽大、两袖端平。由于古代织造工艺的限制导致面料门幅较窄,按照T形裁剪服装往往造成左右通袖长度不足,因此需将裁剪下的灰色部分面料用于接袖。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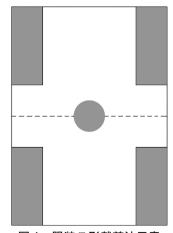


图 4 服装 T 形裁剪法示意

Fig. 4 Illustration for T-shaped apparel tailoring method

是一种非常经济的裁剪手法,加之领口裁剪下的面料可用于服装滚边,面料全长几乎没有废料。图 5 是 2015 年香港邦瀚斯拍卖行拍卖的清末石青地缎绣团龙纹吉服袍料,袍料已按照服装的样式将团纹织、绣好,后期即可按T形法裁剪、缝制,这样的一幅袍料即为一"身"。



图 5 清末石青地缎绣团龙纹吉服袍料 Fig. 5 The robe material for cyan satin Ji-cloth with the embroidery of rolling dragon patter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图 6 为根据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藏品所绘制的清代补服平面款式图 袖口位置有拼接缝。清代传世补服较多 拼接袖的处理是极为常见的 但拼接的长度并无定数 而是根据面料的幅宽实际状况予以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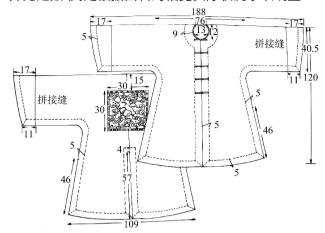


图 6 清末补服平面款式图(笔者绘)

Fig. 6 The style drawing of official rob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made by the author)

2.3 制作工时

官营织造局是为皇室宗亲服务的,织造的各类段匹有严格的规定。如段匹需"定长",服装要"定款"织造应"定时"。同时,织造局织造服饰是不计成本的,质量也要求上等^[9]。《苏州织造局志》记载了制作上用及官用补服所耗费的相应工时。

表 1 康熙年间苏州织造局部分上用及官用补袍所用工时

Tab. 1 The working time for the parts of official and royal robes at Suzhou Weaving Bureau during the Kangxi Years

品类		品名	数量	工时	备注
	衣料	八团龙补袍	一匹	三十四日 ,龙身双格梭两润色; 四十日 , 双格三润色; 五十日 ,龙身单格梭三润色	十身
上用		两色圆金四团补袍	一匹	十八日双格梭袍褂金绒工同	十身
		三润色八团龙补纱袍	一匹	四十八日广纱地加工四日	五身
		九庹五丝四团龙暗补袍	一匹	十六日入丝加工二日小头行减工二日	十身
		九庹五丝八团龙暗补袍	一匹	十九日入丝加工二日小头行减工二日	十身
		三润色四团龙补纱袍	一匹	二十七日广纱地加工四日	十身
	衣	齐肩补褂(旧制)	一件	五十五日双格梭两润色	四身
官用	衣料	素地两色圆金八团补	一匹	三十二日四团补减半	十身
		花地两色圆金八团补	—匹	二十六日四团补减半	十身
		彩装各样品级补子	一匹	十七日	十身
	衣	圆金铺地补褂	一件	十二日	四身
		三色圆金补褂	一件	+日	四身
		装彩两色圆金身各样品级方补袍褂	一件	九日	长四尺

织造局工匠的工银不因织造"上用"或是"官用"织物而有所区别: 织匠每日工银六分,挽匠每日工银三分; 同时织造局还需要付给他们每日盐菜银五分,

送饭工需付银一分。挑花匠、画匠每月工银二两、倒花匠每月工银五钱。除织绣工匠、闲杂人等的工银外,补服织造所需的衬纸、金料等也所值不菲^[4]。织

造局志中关于补服材料的记载较粗略,一些补服仅以"圆金补袍"带过,事实上,圆金材料还可细分为"粗圆金""赤圆金""淡圆金"等不同品类,价格也不尽相同。如一纽净重六分二厘的粗圆金,价值四分二厘;一纽净重四分八厘的赤圆金,价值三分八厘^[4]。据文献记载,清初正九品官一年的俸禄是二十一两一钱一分四厘,而从九品年俸禄不过十九两五钱二分^[10],由此可见这些织造用料的价值。

由于服装工艺细节的不同,每一件补服所用金料品类不同、使用量不同,这些均会造成单件补服价格差异,因此很难单就文字记载推算出某一补服的价值,但就织造局文献记载的对应工时价格来看,一件官造补服的价格是不菲的。

3 结 语

作为江南三织造之一的苏州织造局,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苏州织造局志》记载了清康熙初年该局恢复生产的情况,是研究清代江南官营织造的重要材料之一,其中涉及到不少"上用"及"官用"补服的内容,对于研究清代补服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官用补服褂前襟打开,因此前片补子被一分为二,而后片补子则是完整的。苏州织造局将官用方补按匹织就,以营造尺计,合每半片补子的尺寸长一尺二寸,宽六寸。补子对合之后,纵横向尺寸约为38.4 cm。据史料记载,清代补服的款式为衣身宽大、两袖端平,衣袖与衣身呈现 T 字形结构。裁剪时受限于面料的幅宽,袖口则通常需要拼接。在面料上直接织、绣补子的补服,事先按照纹样位置织造好面料,以"身"为单位,按"匹"计数。官造补服及补子的价值不菲,具体某一官造补服的价值需结合其用料、工时、工艺等具体情况予以估算。

参考文献: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丙编三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 286.

- History Language Institute of National Academia Sinica.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Ming and Qing Dynasty (3rd Edition) [M]. Beijing: Business Pressing House, 1936: 286.
- [2]余菁. 苏州官府织造机构始末[J]. 档案与建设,2015 (3): 47-49.
 - YU Jing. History of the official weaving organization at Suzhou [J]. Archives & Construction 2015(3): 47-49.
- [3]苏州市档案馆. 苏州丝绸档案汇编[M]. 苏州: 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4: 15-20.
 - Archive of Suzhou. Collections of Achives for Silks at Suzhou [M]. Suzhou: Jiangsu Pressing House of Ancient Books, 1994: 15–20.
- [4]孙佩. 苏州织造局志[M]. 苏州: 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 40-50,54-82.
 - SUN Pei. Chronicles of Suzhou Weaving Bureau [M]. Suzhou: Jiangsu People's Pressing House, 1959: 40-50, 54-82.
- [5]赵尔巽. 清史稿: 志七十八舆服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034, 3044-3063.
 - ZHAO Erxun. Draft of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Record Seventy Eight, Carriages and Apparel Two [M]. Beijing: China Book Bureau, 1976: 3034, 3044–3063.
- [6]王渊. 补服形制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2011. WANG Yuan. Research on Shape and System of Official Robe [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2011.
- [7] 吴容光. 吾学录初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8.
 - WU Rongguang. Primary Edition of Personal Study Record [M]. Shanghai: Shanghai Pressing House for Ancient Book, 2002: 78.
- [8]允禄. 皇朝礼器图式(卷四): 冠服一[M]. 扬州: 广陵书社,2004: 127.
 - YUN Lu. Illustration of Sacrificial Vessels of Royal Count (Vol 4): Hat and Apparel One [M]. Yangzhou: Guangling Pressing House, 2014:127.
- [9]罗永平. 江苏丝绸史话[J]. 江苏丝绸, 2015(4): 10-15. LUO Yongping. Stories of silk of ancient Jiangsu [J]. Jiangsu Silk, 2015(4): 10-15.
- [10]佚名.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清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78.

Anon. Records of the Shizhu Zhang Emperor (Vol 7): Qing Memoir [M]. Beijing: ZhongHua Pressing House, 1985: 78.